四書反身錄

四書反身錄

二曲先生口授　　鄠縣門人王心

富平李因篤子德

泚水許孫荃四山　甫仝校

上論語

學而篇

論語一書夫子之語錄也開卷第一義首標學字以爲天下萬世倡由是愚以之明塞以之通不肖以之賢猶魚之於水無一時一刻而可以離焉者也

離則人欲肆而天理滅不可以爲人矣
夫學始於人心關乎世運治亂否泰咸由於茲蓋學
明善復初而學則所存所發莫非天理處也有守
出也有爲生民蒙其利濟而世運寧有不泰爲勝
章名利而學則所存所發莫非人欲處也無守出
也無爲生民毫無所賴而世運寧有不否是一心
理欲消長之所由分即生民休戚世道安危之所
由分也
果孜孜明善復初力到功深天機舒暢不期悅而自

悅方以類聚羣應氣求研理則共相闡發行誼則交爲切砥進修既賴以不孤塤吹篪和爲斯世扶綱常轉相導引爲萬古存幾希學脉又賴以光大悠悠天壤何樂如之人之知不知於此樂原無加損夫何愠愠則便是名根未斷人欲猶穢爲已爲人之分正在於此故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

因一士講學而將習一章太息曰學非詞章記誦之謂也所以存心復性以盡乎人道之當然也其用工之實在證諸先覺考諸古訓尊所聞行所知而

進脩之序敬以爲之本靜以爲之基戒慎恐懼涵養於未發之前澄神定志致審於方發之際察非幾之萌動炳理欲之相乘懲忿窒慾遏惡擴善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夫天理之正其見之外也足容重手容恭頭容直目容端口容止氣容肅聲容靜立容德坐如尸行如蟻息有養瞬有存晝有爲宵有得動靜有考程皆所以制乎外以養其內也內外交養打成一片始也勉強久則自然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復禮綱常倫理不踰躋

受取與不苟造次顛沛一致得失毀譽不動生死
忠難如常無入而不自得如是則心存性復不愧
乎人道之宜始可言學
高景逸云朱子謂效先覺之所為說為便不落空曰
學覺也覺以覺乎其固有非覺先覺之固有也然
不效先覺之所為則覺亦未易言也先覺所為如
堯之執中舜之精一禹之祗承湯之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文之不識不知亦式不諫亦入武之敬勝怠義
勝欲周公之思兼孔子之敏求顏之愚曾之魯元

公之主靜二程之主敬朱子之窮理致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致良知甘泉之隨處體認皆是也學者誠效其所爲就資之所近而時習焉則覺矣始也效先覺之所爲而求覺終也覺吾心之固有而爲已之所當爲若自始至終事事效先覺之所爲是義襲於外也是行仁義非由仁義也所爲雖善終屬外入又安能左右逢原以稱自得哉

孔門論學惟務求仁而仁莫先於孝弟此處不敦便是不能盡人道即非所以爲人有子此言崇本尚

實提出人無限良心消却人無限妄念求仁莫過
為禮記稱有若平日之言似夫子觀此可見
孝經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
無怨體何閎深用何廣大而原本始於孝弟又謂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事親孝
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即所謂本
立而道生也此孝弟所以爲仁之本與

巧言令色不務本也故鮮仁

容貌辭氣德之符也苟非根心便是作僞作僞則心

說

色莊見於應接巧言則不止應接凡著書立言苟不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縱闡發道妙可法可傳俱是巧言俱是鸚鵡

曾子之三省亦惟就日用應感易忽者日一檢點耳若謂整日念念省此則是念念止繫於此此外無復用心矣恐不其然

賢如曾子猶日三省若在吾人資本中下尤非曾子可比千破萬綻其所當省者豈止於此故必每日

不論有事無事自省此中能空淨不雜乎安閒恬定乎脫洒無滯乎視聽言動能復禮乎喜怒哀樂能中節乎綱常倫理能不虧乎辭受取予能當可乎飲食男女能不苟乎富貴貧賤能一視乎得失毀譽能不動乎造次顛沛能一致乎生死利害能不懼乎習氣俗念能消除乎自察自審務要無入而不自得纔是學問實際否則便是自欺

入孝出弟謹信愛衆親近好人此人道之要立身行已之本弟子日用職分而教弟子者之先務也今

之教者不過督以口耳章句屬對作文朝夕之所啓迪而鼓舞者惟是博名媒利之技蒙養弗端童習而長安之以致固有之良日封日閉名利之念漸萌漸熾誦讀之勤文藝之工適足以長傲遂非宰意恣情今須力反其弊教子弟務遵此章從事輔以孝經小學童蒙須知四禮翼令其出入言動是則是傚以盡其節目之詳大本既立夫然後肄習詩書藝業則教不變蹤庠庶人有德小子有造矣

學所以敦倫也倫苟弗敎縱皆誦五車文工一世徒增口耳之虛談經上之贅疣在流俗雖曰有學吾必謂之未學倫紀誠敦實行過人在流俗雖曰未学吾必謂之學矣

問學在敦倫固矣然敦倫可遂不學乎曰學以學夫敦倫而敦倫乃所以爲學也舍倫而言學則其學爲口耳章句之學富貴利達之學失其所以學敦倫而不學雖或至性過人未必情文兼至盡善盡美是故好賢而不學則無知人之明所好未必賢

而眞賢未必好即所好果賢而無學以濟之色病未易識破心地未易廓清未必篤緇衣之好奮思齊之勇事親而不學無由知力之當竭即知竭力而無學以濟之唯竭力以養其口體未必先意承志根心生色假令怡怡祗奉愛敬無歉而不竭其力於聖賢德業行道顯親亦未得爲能竭事君而不學無由知身之當致即知致身而無學以濟之則不學無術不足以匡君定國康濟時艱雖鞠躬盡瘁孜孜奉公臨難殉節不有其身然而無補於

治亂安危亦未得爲能致交友而不學則昧於愼

擇易昵比匪之傷即所交得人而無學以濟之亦

未必言其所當言而信其所當信甚矣學之不可

已也學之如何亦惟兢兢於數者之間以求至乎

其極表裏兼盡巨細罔缺而已曰如是則吳氏之

言亦不爲無見曰吳氏固爲有見而以之致疑子

夏實未達子夏口氣甚抑揚其詞正所以折衷學

問之實令人知學之所以爲學在此而不在彼所

重在此所學即在此自此說出而天下後世人人

曉然知所從事不至誤以口耳辭章之末了生乎其有補於綱常名教非甚真學者之淸夜鐘也何流弊之可言亦何至於廢學

自後世豪傑不與正學弗明學者終身皇皇亦知斂事亦知愼言亦知隆師親友志非不篤功非不密用心非不專且虛而卒不可與入聖賢之道者其所從事者非君子之學也以其爲安與飽計也故吾人今日之學先要淸楚此念拙筍必爲君子之志此志誠立而後所斂爲君子之斂原是斂吾性

命不容已之事而初非有要於功利慎爲君子之慎原是慎吾偏機弱恐不逮之言而要非有心於三緘就有道而正原是正吾學術不容不辨之實而初非有意於聲氣夫然而所學始爲道誼之學所好始爲正大之好其人始爲君子之人

惟志不在安飽其品格始定志不在安飽於道誼始專處不爲安飽之圖則出必不爲肥家之計如此方爲君子否則便是小人

宋王曾鄉會試廷殿試皆居首賀者謂曰士子連登

三元一生吃著不盡曾正色答曰曾生平志不在溫飽其後立朝不苟事業卓然今人生平志在溫飽是以居官多苟事業無聞甚至播惡遺臭子孫蒙羞諱言不敢認以爲祖故人品定於所志事業

本平生平

吾人學非爲人人之知不知原於己無損故不以此爲患惟是人不易知知人實難我若不能窮理知人則鑑衡昏昧賢否莫辨是非混淆交人則不能親賢而遠佞用人則不能進賢而屏奸逞一己闇

乎學術在朝廷關乎治亂雖欲不患得乎
正直君子易知邪曲小人難知蓋正直君子光明洞
達心事如青天白日人所易見邪曲小人則文詐
藏奸迹似情非令人難覺若張趙諸公之於秦檜
是已張趙初以張邦昌之僭位檜不附會及與同
朝共事又見其事事克辦交稱其賢以為才似文
若以致階以進用卒之禍天下而賊生靈貽害無
窮諸公實不得辭其責由此觀之人固未易知而
知人實不易也故不容不患患則講究有素患則

愼之於初

爲政篇

爲政以德者是以實心行實政一如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是也夫豈高拱深宮民自化哉註內無爲而治要善看

淸心寡欲以正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此無爲而天下歸之也

思無邪之旨非孔子指出以示人不幾使三百篇之詩將與後世徐庾沈宋之詩同類而并觀也哉

知一部詩經只一思無邪則知六經皆所以存天理

也

六經皆古聖賢救世之言凡一字一句無非爲發人身心性命而設今人只當文字讀去不體認古人立言命意之旨所以白首窮經而究無益於自己身心性命也卽如詩之爲教原是教人法其所宜法而戒其所宜戒爲善去惡思不至於有邪耳故曰詩以道性情若徒誦其篇章之多善無所勸而惡無所懲則是養性情者反有以累性情矣

學問全在心上用工[illegible]學焉而不在心上用

工便失之浮泛用工而不在矩上操存便無所措心不踰矩雖任力到功深之後而其志期於不踰矩實在命意發端之初譬之射然學射之初固不能中的若志不在的亦將何憑發矢惟其志期中的則習射之久庶幾一一中肘夫子十五志學即志此不踰矩之學三十而立是大立小不奪是非無以搖也四十而不惑是吾心固有之理見之透而無復有疑也五十知天命乃心與理融洞然於心所自出之原也六十耳順則聲入心通人之

言語物之鳴音接於耳者無不觸其機而嚮然契於心也七十從心不踰矩任心而動自不越乎範圍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絕無意必固我之私心即矩而矩即心義精仁熟學成而志遂矣

人人有是心心心有是矩夫子不過先得人心之同然耳然人雖同有是心而人多不肯志學即號爲有志於學者又多舍心言學稍知求心者又往往舍矩言心敝也久矣

此章眞夫子一生年譜也自叙進學次第絕口不言

宦閲履歷事業闡述可見聖人一生所重惟在於學所學惟在於心他非所與焉蓋内重則外自輕所性不存故也由斯以觀吾人亦可以知所從事矣事業係乎所遇量而後人著述生於明倫之後無煩再贅夫何容心焉

子有身而父母惟其疾之憂子心已不堪自問若不能自謹而或有以致疾則不孝之罪愈無以自解矣故居恒須體父母之心節飲食寡嗜慾慎起居凡百自愛必不使不謹不調上貽親憂

父母所憂不僅在饑寒勞役之失調凡德不加進業不加修遠正狎邪交非其人疎於檢身言行有玷莫非是疾知得是疾謹得此身始慰得父母始不愧孝子否則縱身不夭札而辱身失行播惡遺臭不幾貽父母之大憂哉

人子不能謹身修行以貽父母憂是必病狂喪心之人不然獨非人子寧獨無心何忍縱欲敗度喪身辱宗重戾父母之心耶

爲人父母者惟子疾是憂吾不知人之爲人子者亦

曾憂父母之疾如父母之憂已者乎

不敬非必形之聲色言辭只一念不誠便是不孝處乎親恩罔極為子者竭終身之心力而報之尚恐其多遺憾亦何忍以一時之不謹致自陷於養父母如養犬馬蹈此不孝之大罪也耶吾人須謹之

又謹

子於父母無所解於其心者也誰無明發之懷孰無劬勞之報然或敬養兼隆而乏怡怡婉順之實致父母心弗安而意弗愉承歡之謂何古今咸稱老

萊之孝以其愛親肫摯情見乎色常得父母之歡心故也今吾人雖不可襲其迹不可不心其心有其心斯有其色吾父母自心安意愉夫是之謂承歡膝下夫是之謂根心眞孝

服勞奉養古人尚不以爲孝若并服勞奉養而有遺愆罪通於天矣

問孝四章乃事親金鏡吾人欲盡子職宜大書侍右爾目警心仍不時向執饋之婦宜說使知所戒

大凡聰明自用者必不足以入道顏子唯其如愚所

以能於仁不違

大聰明似愚愚而不愚小聰明不愚不愚而愚大聰明黜聰墮明知解盡忘本心既空受教有其地小聰明矜聰恃明知解糾纏心體未空入道無其機回之如愚正回之聰明絕人受教有地入道有機處夫子不容不喜不容不言言之不容不久乃可以言而言也言苟當可雖千言不為多言未當可即一言亦為多此夫子所以於回終日言於賜欲無言也蓋回之聽言而悟超語言文字之外賜之

聽言而識關言語文字之中悟超言外因言可以悟道識關言中則因言反有以障道

在無言處方知道在心賜若悟此則亦默識心融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便是亦足以發又何患小子無述

顏如愚所以具體夫子之道曾惟魯所以卒傳夫子之道吾人如果有志於道須希顏之愚爲曾之魯庶有入機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㝡幾顏子

吾人生於二千載之下不獲親炙顏子玩不違如愚
一語恍若覩其遺像不覺口耳盡喪心形俱肅然
後知平日之所以喋喋論辯孜孜發明者特淺夫
小慧道聽塗說視顏之潛體默會不言而喻賢不
肖之相去何啻天淵此不愚正所以爲愚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在當日爲子貢頂門鍼在今日
爲吾人對症藥也儆然一省請事斯語
知得先行後言是君子則知能言而行不逮者爲小
人矣

一友語及君子周而不比章因告之曰君子視萬物猶一體故愛無不溥無所爲而爲也即時而有好有惡而好惡一出於公好善固是愛惡惡亦是愛蓋侯明撻記無非欲其並生於天地間而不至長爲棄人也小人非無所愛而所愛惟狥一已之私有所爲而爲也同已則狎昵親密綢繆汲引異已則秦越相視陰肆排詆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是故有君子之愛則福及群生人人得所而朝野有賴有小人之愛則朋比作祟黨同伐異而禍延八

國漢唐宋明君子小人之朋比其已然之效蓋可見矣君子小人遞而在上如此其在下也亦然君子居鄉則愛溥一鄉而一鄉蒙其庥小人居鄉則阿其所好而一鄉被其黨有爲無爲公私異同始於一心之微關乎世道之大吾人不可不研幾而致審也否則昧天理之公而流於人欲之私處人接物將有愧於君子同於小人而不自覺者矣

古者道德一而風俗同師無異指學無異術無希爲避絶佐妙可喜之論滑汨其間咸有以全乎知能

之良而循夫綱常彝紀之分民協於中世登上理三代之衰道術不一學始多岐賊德敗義漸以成俗孔子惕然有感故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其所以爲世道人心之防者至矣雖未明指其開端之人然而惡鄉原之亂德三致意焉是孔子同時異端蓋即鄉原也戰國異端則告子許行莊周鄒衍鄧析公孫龍子之屬紛紛藉藉所在争鳴而楊朱墨翟爲我兼愛之說尤爲世所宗尚孟子目擊其弊以爲生心害政烈於洪水獸而闢之其說始熄

漢唐以來異端托老氏以行世若魏伯陽之仙術張道陵之符籙皆足以蠱人心志而釋氏五宗雲布禪風盛與卑者惑於罪福高者醉於機鋒率天下之人棄實崇虛波靡失中其為害何可勝言程朱從而闢之人始曉然於是非邪正之歸今其說雖未盡熄要之不至生心害政其生心害政惟吾儒中之異端為然蓋吾儒之學其端肇自孔子思孟庚繹程朱表章之四書者備矣無非欲人全其固有之良成己成物濟世而安民也吾人讀之

果是體是遂全其固有之良乎果人已無成康濟民生乎否則止以榮肥爲計其發端起念逈異乎此與四書所載判然不同非吾儒中之異端而何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程子以佛老之害甚於楊墨其言有云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余亦云儒外異端之害淺而易闢儒中異端之害深而難距噫吾末如之何也已

問馳心於詞章名利朋倖四書固自異於吾儒之實

間有覺其非而志恥同乎流俗反經興行究心理學者所在亦不乏人曰理者人心固有之天理即愚夫愚婦一念之良也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亦不過率其與愚夫愚婦同然之良而已此中庸平常之道也乃世之究心理學者多舍日用平常而窮修極探索之無何有之鄉謂之反經而實異於經謂之興行而實不同於日用平常之行其發端起念固卓出流俗詞章之上而流蕩失中究異於四書平實之旨是亦理學中之異端也故學焉

而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謂異端

子路勇於為善所欠者知耳平日非無所謂知然不過聞見擇識外來填塞之知原非自性本有之良夫子誨之以是知也是就一念獨覺之良指出本而令其自識家珍此知既明則知其所知固是此知而知其所不知亦是此知蓋資於聞見者有知有不知而此知則無不知乃吾人一生夢覺關也既覺則無復夢矣

千聖相傳只是此知吾人之所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惟求此知此知未明終是冥行此知既明纔算到家此知未明學問無主此知既明學有主人此知未明藉聞見以求入門此知既明則本體靈以主聞見此知未明終日幇補輳合於外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非不皆盈然而無本終是易涸此知既明猶水之有本源泉混混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耳目手足之所以作主者此知也虛靈不昧肆應無

窮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清水則鑑不足以喻其明人人本來如是而人人不自知其如是此之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子張學干祿非必如後人之營營於富貴利達習干時之策奏治平之略僕僕自售也蓋亦多聞多見以精業謹言慎行以立德與鄉舉里推以見用於時試其所學耳夫子以其有所為而為恐其外馳教以闕疑闕殆寡尤寡悔然所為而為一味務實

實至祿隨天爵脩而人爵自從不待於干後世學
自童子時所志即在利祿所務惟是辭章於謹言
愼行脩身立德之道咸以爲迂絕口不一語及凡
性鑑衍義切要有關之書未嘗略一寓目惟恐有
妨於舉業即本經亦在所忽惟取近年中選之文
諷誦摹倣以希科第投牒自爲夸競成習古人脩
之家者猶往往壞之天子之庭況未嘗脩之家而
欲其出而不壞難矣

人之立身言與行而已言愼則不招尤行愼則不招

悔無尤無悔吝始不差一有玷闕他長莫贖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修身須先謹言心者身之主宰口者心之藩籬藩籬不守主宰罕存故守口乃所以守心

凡言不但無補於身心者當慎即有補身心而躬所未逮亦當羞澀其口而致慎即躬行心得之餘借言以明道淑人而所遇非可言之人亦當慎而又慎或不得已而言言貴有節

人苟好惡公用舍當爲君則兆民服爲大臣則同列
服處一鄉則鄉人服居一家則家人服
舉錯當與不當關國家治亂世運否泰當則君子進
而小人退衆正盈朝撥亂返治世運自泰否則小
人進而君子退羣小用事釀治爲亂世運日否諸
葛武侯有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言言痛切可
作此章翼註人君當揭座右
人之於信猶水火金木之於土水火金木無土則無

由生人而無信則無以立

千虛不博一實言一有不實後雖有誠實之言亦無人信矣

八佾篇

世人多爭多起於爭文人爭名細人爭利勇夫爭功藝人爭能強者爭勝無往不爭則無往非病君子學不近名居不謀利謙以自牧恬退不伐夫何所爭惟是見義爭爲見不善爭改君子之爲君子如斯而已故世有君子而天下享利平之福矣君徒以血氣相尚直小人耳即不然而猶有未化之客氣將或動於一念之微亦豈得爲有道之君子

問夏殷之亡久矣夫子何故致意其禮曰國可亡史

不可亡況一代有一代之典章制度雖時異勢殊非所以施於昭代而其大經大法豈可令其泯滅而失傳夏殷之禮夫子嗟於殘編斷簡之中因流窮源由微知著能言其槩嘗欲叅攷互證彙之於書以存二代經世之典使後世議禮制度者有所攷鏡析衷惜乎既無成籍可據又辭老於典故者相質無徵不信故不禁流連而三歎也大抵上古與後世不同後世書皆印本凡朝廷典章制度刊布既廣一旦改革其書散藏人士之家雖久不至

盡亡上古則蝌斗漆書藏之廟堂人士鮮於抄錄一經改革兵燹之餘存者幾希年代既久老成凋謝子孫又多微弱不振流離之餘於先典不惟不退收藏亦且不知收藏此文獻所以不足也其流行於人士之家類非典禮儀制所關而書史文辭之不至泯滅者在夏則僅僅禹貢夏小正五子之歌允征數篇在殷則湯誥太甲說命盤庚微子數篇而已沿識

方策尚存故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獻不足致禹湯

之道湮而失傳不但羣心缺然實爲千古遺憾

洛陽年少通達國體嘗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吏事

犁然究帝王經世之大乎錄曰自有歷代章程案

考古正所以裨今

沛公入關諸將爭取財物金帛蕭何獨收圖籍冊案由是具悉天下阨塞戶口強弱即斯一節觀之則知文獻所關之重矣故在天下則關係天下在一省則關係一省在一邑則關係一邑在一家則關係一家遞往歷來爲鑑歷歷指子孫於先世遺籍

及誌狀譜牒以其非關日用之急視爲故紙而忽之任其散逸漫不珍藏則賢不肖可知矣繼述之謂何

君當敬也而一有媚心便難以對天況媚權臣乎王孫賈以媚君得權又欲孔子媚己以取位小人肆無忌憚適不知頭上有天矣夫子以天折之不特自全其所守之正亦可以惕省權奸之心

古來權奸憑藉寵靈勢位已極又患無名每以美職厚祿牢籠正人君子以爲名高而不知正人君子

惟恐不義富貴浼其生平超然遠引若鳳翔千仞豈彼所得而牢籠之哉孔子之於彌子瑕王孫賈固不待言下此如謝上蔡邵伯溫陳師道之於時相亦皆避遠權勢素履罔玷上蔡初仕時人勸其謁執政則餘職可得上蔡笑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章惇皆愛學於伯溫父康節先生及惇爲相伯溫入京惟恐爲惇所薦先謁選而後會惇惇竟不獲用其力師道以布衣寓京師惇慕其名再三托人欲求一見而不可得此皆師法孔子而無

忝者也故學者於此處須慎之又慎所謂風急天寒夜纔看當門定脚人若此處一錯一失脚便成千古憾矣

人生眞實有命窮達得喪成本天定須是安分循理一聽於天若附熱趨進於定命無秋毫之益于名節有忝泰山之損

孔子以上聖之資道全德備言動純乎天理猶恐獲罪於天余資本下愚生平千破萬綻違天理而獲罪於天者何限冥冥之中逐日鑒記其罪而陰有

以加諸者何限念及骨慄夫何所逃惟有痛自澣礪示堅末路息天怒於萬一是所願也顧行年逾許未必再如許義理無窮而歲月有限竊恐所得不補所失凛乎日以憂懼蓋莫知所以自免余茲戚矣曰先生猶如此小子將何如曰後生雖可畏勉之在青陽慎勿玩愒因循虛拋歲月當以余之覆轍爲鑒戒可也

天生夫子以啓人心覺世夢爲天下萬古存幾希也而一時從游之士以其所至不過遂懇道之不行

乃一封疆小吏獨具隻眼邂逅一言足成定評覺地卓越千載下猶令人起敬起仰

從古聖人明明德於天下皆倚勢位而後得以有爲獨夫子明明德於天下一無所倚此夫子之所以爲夫子而非他聖之所能及也

講學洙泗不錄一方也周流過人不錄列邦也立言垂訓不錄萬世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贊化育於無窮與元會而相終始者端在於斯宋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其亦有見於斯與

里仁篇

里有仁風則人皆知重禮義而尚廉恥縱有一二頑梗亦皆束於規矩不至肆無忌憚而資質之美者益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居於此者不惟可以養德係家亦且可以蔭後子孫而賢且習固足以有成即昏且愚亦不至被小人引入匪彝辱宗敗家故人或未有定居擇里而不居於是者其爲無識不待言即或已有定居而其鄉實無仁風卻貪戀苟安不能舍互鄉而入康莊亦爲駑馬戀棧豆智不

能舍也故古今推孟母之三遷其智爲千古之衡絶與

擇里而不處仁則不智擇交不親仁則不智擇術而不求仁則不智

求處之先須擇仁里既處之後尤須和里待人接物恂恂謙謹中間有善良人固當傾心相與即有一二横恭人尤當宛轉化誨婚喪相助有無相通禮義相交情誼相關務藹若穆若熙熙如一家即此便是太和景象

處約最易動心不必爲非犯義而後爲濫只心一有不堪其憂之意便是心離正位纔離正位便是泛濫無聊將來諂諛卑屈苟且放僻之事未必不根於此故吾人處困而學安仁未可遽幾須先學智者利仁時時見得內重外輕不使貧窶動其心他日必不至敗身辱行自蹈於乞墦穿窬也吳康齋遇困窘無聊便誦明道先生行狀以自寬其庶幾知者利仁歟吾儕所宜師法

伊尹一介弗取千駟弗顧夫子疏水曲肱而樂不義

之富貴如浮雲顏子之樂不以簞瓢改柳下惠之介不以三公易古之聖賢未有不審富貴安貧賤以清其源而能正其流者而况於中材下士乎

不處不去幾見操持於此而一苟則人品可知造次顛沛方驗學力於此而少懈則存養可知

金遇滲金石而程色自現貧賤富貴造次顛沛亦吾人之滲金石也

富貴貧賤一視造次顛沛如常鳶飛魚躍其機在我夫是之謂君子

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所好在仁故無以尚之白沙云人爭一箇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窮夫惟無窮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又何暇銖軒冕而璧金玉耶

世間惟鄉愿無過良由用心於外專在形迹上打點是以無非無刺君子則任眞而行直盡己心世人往往以迹觀人故君子不得不冒有過之迹抑豈知因迹正可以見君子之心乎語云與仁同功其

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其仁乃可知也此觀過所以知仁也

子路縕袍不恥夫子嘉其用藏顏子簞瓢不改夫子歎其賢乎他若曾幼安之帽張子韶之襪皆久敝補用歷廿載而不厭一則望重一代曾屢徵不出一則登科殿元嘗仕至八座皆不以惡衣惡食爲恥蓋用心於內自不以此爲意近代焦弱侯受學於耿天臺先生之門天臺以其根器遠衆時與淡談年餘未嘗及道久之弱侯請問天臺訝曰吾輩

渾是俗骨而言道乎夫以弱疾之深心大力猶不驟以詳及況其下焉者乎故學道者須先掃清俗念而後可以言此若天理人欲并行未有能濟者也

君子喻於義故其心常蕩蕩小人喻於利故其心常戚戚

君子以忠信仁義爲利

義利之辨乃君人學問大關頭然其機甚微須是辨得一一分明然後趨向不差若析義不精鮮不認

秕作義象山先生白鹿講義發明義利之辨警策明快宜揭之於壁時一寓目

易曰幹父之蠱又曰有子考無咎厲諫之謂也然幾待其事已形而後諫則事迹昭彰考有咎厲非所以爲幹也易謂幾者動之微通書所謂介於有無之間者幾也誠察其微而預挽之潛消默化於將萌如是則既不彰親之咎又無進諫之名善之善者也

曾月川因父好佛作夜行燭旁徵曲喻務納親於善

而引之於正道吾有取焉顧夜行燭三字施之於
親似非所宜安得起先生於九京而與之更定哉
往而不返者親之年也儻朝夕承歡左右就養尚恐
叅檢貺畀來日無多惹得悠忽泄視漫無關懷則
其子職可知矣

古者言不過行有恥故也

古人尚行故難涖其言而不敢輕出今人尚言故鼓
掉其舌而一味徒言若果學務躬脩自然沉潛靜
默愼而又愼到訥訥然不能出口時纔是大進否

則縱議論高妙超世總是頑不知恥總是没學問

浚涵奏

公冶篇

士君子立身行已則不可取媚於世爲浮沉苟免之計然亦不可矣世取禍須權衡於身世之間既不失身又不戾世始爲無弊南宮适謹於言行能處治亂而咸宜此正儒者持身善世之蓍蔡

放言狂行在下則觸嫌招忌在位則賈怨益讐此謝靈運李卓吾所以爲世大戮而卒不免也

成德固不可專靠師友然能自己立志又益之良朋明師將愈嚴憚切磋以成其德故昔人謂孤居而

無與共証獨處而無與共商士之悲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人苟立志進德尚且借鑒於不

賢況日與賢人君子處乎此古人所以尋師訪友

不論貴賤遠近也

不必深詞詭辯而後爲佞只心口一不相應正人君

子早已窺其中之不誠而惡之矣徒取快於一時

而遂見惡於君子亦何爲也哉

門高弟如顏之愚曾之魯雍之簡俱是渾厚醇樸

氣象蓋其平日皆斂華就實故其徵之容貌辭氣

之闢者無非有道之符吾人有志斯道第一先要

恭默

學不信心終非實學仕不信心經綸無本成己而後能成物自治而後可治人朋於斯自謂未能信此正是審己量力不自欺處後世仕者未嘗成己而便言成物未嘗自治而輒思治人旣無天德烏覩所謂王道

問成己自治有素可謂信乎曰即眞能成己自治有餘而治體果諳乎時務果識乎經濟大業果

一一蘊之有素中竅中會動協機宜乎於此稍信不及打不過又豈可冒昧以從事乎故必量而後入庶寡過若入而後量則取辱多矣曰斯字先儒咸解作逝者如斯夫之斯蓋指妙道精義而言今乃直指脩己治人言何也曰妙道精義不外脩己治人離了脩己治人何處更見妙道精義况夫子方使開仕開若舍此可仕不可仕不言而忽旁及其他此後世儱侗虛誕野狐禪所為曾謂敦謹如開而乃爾乎夫惟於脩己治人之道自謂未信自

覺心上打不過所以超於天下後世昧於自知而惟以苟位爲榮者正在於此使天下後世人人知開之自審自量則處不徒處出不徒出而世道生民咸有賴矣

斯道非穎悟過人則不足以承受在昔聖門固不乏學務躬脩行誼淳篤之士然聰明特達可以大授者顏回而外實莫如賜故夫子屬望特殷恐其恃聰明而不能自反循聞見而昧於自得多學而識之之誚予欲無言之訓所以覺之者屢矣又舉如

愚之回以捐質蓋欲其鞭辟着裏黜聰墮明而務有以自得也賜乃區區較量於所知之多寡徒在聞見上比方抑末矣顧人多苦不自知賜既曉然有以自知豁然遂其弗如即此一念虛心便是入道之機夫子是以迎其機而進之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殆與非也一貫之語同一啓迪此正夫子循循善誘處

賜之折伏回徒折伏其知解豈知回之所以爲回非徒知解也潛心性命學教大原一徹證徹故明無

不照賜則能事聞見學術大原其間一知二乃聰明用事能涵之知與悟後之知自不可同日而語不但聞一知二弗如回即聞一知百知千總是門外之見終不切己亦豈得如回也耶是故學惟敦本之為要敦本則知所盡忘心如太虛無知而無不知一以貫之矣

正大光明堅強不屈之謂剛乃天德也全此德者常伸乎萬物之上凡富貴貧賤威武患難一切毀譽利害舉無以動其心慾則種種世情繫戀不能割

絶生來剛大之氣盡爲所撓心術旣不光明遇事
鮮所執持無論氣質懦弱者多屈於物卽素負血
氣之強者亦不能不動於利害之私也故從來剛
者必無慾慾則必不剛一毫假借不得
人惟有慾則不剛不剛則不能直內而方外故聖賢
之學以無慾爲主以寡慾爲功能惟有慾則爲人
制人惟有慾則爲物屈古人不以三公易其介是
爲眞剛
聖雖學作今所貴者資剛則英毅振迅入道有其資

否則志氣易於散漫工夫作輟無常

德非剛則不能進已非剛則不能克己非剛則不能樹名節非剛則不能全擔當世道非剛則不能任頂天立地事業非剛則不能做做亦不成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必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始爲庶幾

文章性道本一非二文章所以剛性道性道所以燦文章若文章無關於性道是後世雕蟲末技泛語浮說夫豈夫子之文章性道不見之文章則性道

無由闡明不可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故夫子之文章即夫子闡明性道之言言言皆文則言言皆道日用平常莫非性天特學人資有遲悟自生分別遲則文章是文章性道是性道悟則文章即性道性道即文章一而二二而一也然則子貢之說非耶曰子貢蓋至是而有悟矣此悟後反言以歎美亦猶高堅前後之嘆也

未行而恐有聞于路急行之心真是惟日不足所以得到升堂地位吾人平日非無所聞往往徒聞而

未嘗見諸行即行而來必如是之急玩愒因循辜

負時日讀至此不覺忸怩

子路喜聞過固學人百世之師而其勇於行尤學人

百世之師也惜乎躬行有餘而終欠真知是以言

動出處多有遺憾故知行不可偏廢若理有未窮

知有未至徒徒以冥行當躬行則賊德害義多矣

此又不可不知也

雍也篇

居敬則終日戰兢自持小心翼翼湛然純一惺惺不昧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見之於行自精明整暇凝重不苟事事有定裁卽事事不瑣繁不操切教大成裕端拱致治居簡則率意任質漫無檢束內外脫略身心俱荒一身且不能治况治民乎綱頹目弛庶事事積隳一邑則悞一邑隳一郡則悞一郡隳一省則悞一省隳天下則悞天下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

弗敬故居敬居簡乃聖狂之所由分即生民休戚

世道治亂之所由分也

學所以約情而復性也後世則以記誦聞見爲學以

誦習勤聞見博爲好學若然則孔子承哀公之問

便當以博學篤志之子夏多聞多識之子貢對夫

何舍二子而推靜黙如愚之顔氏爲耶即推顔氏

何不推其誦習如何勤渠聞見如何淵博而乃以

不遷不貳爲好學之實可見學苟不在性情上用

功則學非其學性情上苟不得力縱夙夜孜孜冊

極群籍多材多藝兼有衆長終不可謂之好學顏孟而後學能涵養本原性情得力莫如明道先生盎資秉旣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其言曰七情之發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其於道思過半矣薛敬軒亦云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怒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吳康齋所著日錄則專以戒怒懲忿爲言有曰去歲童子失鴨不覺怒甚今歲復失

嘿雖當下不能無怒然較之去歲則徹旋即忘懷此必又透一關矣謝上蔡患喜怒日消磨令盡而內自省大患乃在矜痛克之與程子別一年來見問所學對曰惟去得一矜字曰何謂也上蔡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以上四先生皆實實在性情上用功此方是學此方是好學雖中間用工有難易得力有淺深而好其所當好學其所當學則一也

顏子克復之後俯仰無作故胸次悠然有以自樂不

因貧困少改其常此天趣也周子每令二程尋孔顏之樂尋此趣也善乎王心齋之歌有曰人心本自樂自將私欲縛私欲一萌時良知還自覺一覺便消除此心依舊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

問學者固貧有以自樂然家貧親老甘旨無供亦豈能樂曰貧莫貧於簞瓢陋巷夫不有顏路在耶而顏子無營無欲恬然安之所謂以善養不以祿養也

道乃人生日用當由之道夫子不過爲之指迷删歧

示人以所以知所所嚮往耳非舉己所獨有而强人以所本無也葢人人有是心心心具是理心不昧理是謂明道動不違理是謂行道則道之爲道反己自足欲之即至非從外獲又何力之可言求也不察誤認爲夫子之道故諉以力之不足若知原是自具原是日用之所不容已則力豈有不足又豈逡巡委靡以自畫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况求諸己耶

君子儒大而通小人儒狹而滯子夏硜硜自律規摸

殊欠宏遠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君子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古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小人儒則反是

古之學者爲己君子儒也今之學者爲人小人儒也

君子儒喻於義小人儒喻於利

君子儒實心實行小人儒色取行違

儒字從人從需言爲人所需也道德爲人所需則式其儀範振聾覺聵明人心之長夜經濟爲人所需則賴其匡定拯溺亨屯翊世運於熙隆二者爲宇

宙之元氣生人之命脈乃所必需而一日不可無焉者也然道德而不見之經濟則有體無用迂闊而遠於事情經濟而不本於道德則有用無體苟且而雜夫功利各居一偏終非全儒譬之身然或頭目具而乏四肢或四肢具而缺頭目尚得爲完人乎故必頭目四肢備而後爲完人道德經濟備而後爲全儒如是則窮可儀表人羣達則兼善天下或窮或達均有補於世道爲斯人所必需夫是之謂儒夫是之謂君子

僧有禪宗有應付道有全真有應付儒有理學有應付咸一門而兩分之內外之分也噫讀儒書冠儒冠置身於儒林旣以儒自命乃甘以應付儒結局生平乎然則必如何而後可曰孔子對哀公儒服之問儒行篇載之詳矣誠自振自奮自拔於流俗而免蹈之便是眞儒大儒君子儒否則終是俗儒應付儒小人儒而猶居之不疑自以爲儒儒豈如是耶亦足羞矣

滅明行不由徑步趨不苟則居恆持身端方事事不

苟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尤見其守身之嚴宜其起邑宰之敬而見推於聖門也故士人平日須絕迹公庭即遇公事苟非萬不容已亦不可輕往宰使訝其不來勿使厭之不去品斯立矣品立而後可以言學也

滅明之賢惟子游識得得此一人尊禮推重獎一勵百以端一方之風化此致治之機也昔陸象山至臨川訪湯思謙思謙因言風俗不美象山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為位高

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巷茅茨之間有忠信篤敬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姚善守蘇州聞郡人王賓狷介有守數延不至乃屏騶從微服造見賓次日詣府望大門致謝而去終不進大門善又聞韓奕名欲因賓致奕奕終不往一日善詢知奕在楞伽山亟往訪之奕遽泛小舟入太湖去善歎曰韓先生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也

馮異戰勝有功他將皆爭自言功異獨屏身樹下寂

無所言曹彬平江南得一國境土闊地數千里使在他將必露布以聞盛叙戰績彬惟進奏通報於朝曰奉勅勾當江南公事回此皆不自矜伐與之反可謂與世而同風矣彼武夫且然矧學者乎故道德經濟文章氣節或四者有一或兼有其長而胸中道德文章經濟氣節之見苟一毫消鎔未盡便是伐伐則有累湛然虛明之體其爲心害不淺上蔡先生省克數年去得一矜字程子稱其切問近思之學者此也

人由道則盡人道不出則失其所以爲人之實醉生
夢死與物奚異
當下便是無煩擬議自然而然非出勉強所謂直也
乍見而怵惕惻隱而生此良知良能隨感而應非
直而何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如斯而已矣本
分之外不加毫末一有安排便失其直展轉曲撓
厚自誣罔是自喪本面自梏生機雖生猶死可哀
孰甚
上是甚麼能知其所謂上斯上矣

向上一着自非穎悟絕倫力到功深則未易承當驟
而語之沉厚者反以滋惑俊爽者適以滋狂故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夫子答樊遲之問切中天下後世人心之通病務義
後獲之語乃知者仁者之實功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一有玷缺便非士觚哉觚哉

述而篇

問夫子以生民來未有之至聖何不立法創制自我作古而乃信古述舊何也曰惟其不師心自用而信古不立法創制而述舊此夫子所以爲至聖也後世紛紛多事正坐在上者自恃聰明不率由舊章而輕改祖宗法變在下者自逞已見不則古稱先而弁髦聖賢遺訓立異好奇雄視百代高據其心不在本位此天下所以不治而眞儒所以不多見也

書稱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非說攸聞今學者徒精神於無用之虛文其於當代章程尚多茫然況往古之典則乎譬猶正墻面而立一無所見匪見胡獲匪獲胡成學無實用世之良材蓋有由矣

以夫子天亶聰明猶不輕作乃後世書生動輒著作日新月盛未有紀極豈皆發夫子所未發補夫子所未備如日月菽粟之不可一日無耶可以觀世變矣

六經四書而外如濂洛關閩河會姚涇東林少墟諸儒先講學明道之書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非汲汲以著述爲事者也其言純粹精切足以羽翼六經四書開來學於無窮吾人幸生其後當享其現成實體而力踐之無煩著述昔有人問章楓山先生以無著述先生曰前人之言多矣删其繁可也而陳白沙先生亦曰千聖遺編皆剩語小生何敢復云云其言深可味也

聖賢著述原爲明道當人著述不過博名

聖賢著述是扶綱常立人極紹往古開群蒙常人則借以表見於天下後世以圖不朽而已天理人欲之分莫大於此故著述愈多則喪心愈甚去道愈遠矣

默識是入道第一義默則不尚言說識則體認本面認得本面原無聲無臭原於穆不已自然無容擬議自然終日乾乾操存罔懈何厭之有以此自勵即以此勵人視人猶己何倦之有此方是鞭辟着裏盡性至命之聖學若徒以識為誌記終日誌記

所聞則反己自認之實安在雖如癡如狂忘食忘寢不厭不倦亦只是口耳末習記誦修學以此自勵是內不識己便是誤己以此勵人是外不識人便是誤人誤己誤人夫子豈然

夫子之所謂默識即大學之所謂顧諟明命也如貓覷鼠心無雜用意不他適一念凝此萬慮俱寂如是則本體清明不至昏昧日用尋常無不在此覺中

默而識之謂沉潛自認識得天命本體自己眞面目即

天然一念不由人力安排湛定澄寂能爲形體主宰者是也識得此便是先立其大便是識仁孔門之學以仁爲宗及門諸子終日孜孜惟務求仁程伯子謂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卽學而不厭也羅豫章令李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而延平教學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陳白沙亦言靜中養出端倪皆本於此乃聖學眞脉也

問學所以求識本體旣識本體則當下便是如何還

說學還說不厭曰識得本體若不繼之以操存則本體自本體夫惟繼之學斯緝熙無已所謂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方纔不失本體夫是之謂仁

朱濟道力贊文王象山謂之曰文王不可輕贊須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至哉言乎可謂入字打開當機覿體分明直指矣今人所以支離葛藤於語言文字之末而求諸外原自已不識自已也

誠識己之所以爲己本自高明本自廣大與天地
合德而月月合明聖非有餘己非不足自然自成
自道豈肯自暴自棄
問識謂識本體非徒誌記所聞固已然中人以下不
可以語上誨人不倦豈盡望人以識本體耶曰本
體人人固未易盡識而求識本體之工夫未嘗不
人人盡誨博約之誘克己篤敬之說所以示人以
從入者未嘗不諄懇夫何倦耶
學之所以爲學只是脩德德若不脩則學非其學講

學正講明脩德之方也不講則入德無由徙義所以崇德也不徙則崇德無藉改不善所以進德也不改則無步可進安得不憂故為己而憂是自視欣然為人而憂是視人猶己

自己不知學不可不尋人講講則自心賴以維持自己知學不可不與人共講講則人心賴以維持所在講學學術愈明則世道賴以維持

治亂生於人心人心不正則天下不治學術不明則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務莫先於講明學術以提醒

天下之人心嚴義利振綱常戒空談敦實行一人如是則身心平康人人如是則世可虞唐此撥亂反治匡時定世之大根本大肯綮也全在有立人達人之志者刻意倡率隨處覺導

學之不講固可憂講而不行尤可憂蓋講學本爲躬行如欲徙長安不容不講明路程若口講路程而身不起程自欺欺人其病更甚於不講豈不尤爲可憂

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先本而後末由內而及外

方體用兼該華實并茂今人所志惟在於藝兼而

依之以畢生平逐末逃本騖外遺內不但體無其

體抑且用不成用華而不實可恥孰甚

古人以道爲先是以知道者多今人以藝爲先是以

知道者少道成而上藝成而下察乎內外輕重之

分可與言志矣

志道則爲道德之士志藝則爲技藝之人故志不可

不慎也是以學莫先於辨志必也道成而方及藝

則朝夕游衍莫非攝心之助巨細精粗一以貫之

矣

古之所謂藝如禮樂射御書數皆日用而不可缺者然古人不以是爲志必體立而後用行今之所謂藝詩文字畫而已究何關於日用耶或問楓山何不爲詩文楓山笑曰末技耳予弗暇也莊渠先生荅唐應德書曰聞閉門授徒無乃省事中又添却一事誰始爲舉業作俑不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了多少葛藤裏說縱斬絕之猶恐牽纏况可引惹乎朱子謂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書是

一厄只此三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才願應高卓乎萬物之表莫以此等攖心若謂此是業次是指尋花問柳與力稽同也按先生此書言言警切妙志者不可不知

用之則行可以仕則仕舍之則藏可以止則止行藏惟道是徇進退不失其正道苟見用則進而行道以濟時進非希榮道若不用即退而抱道以守身萬鍾有所不顧焉顏子才堪經邦學能知裁簞瓢泰然心無係累故夫子以是許之

能知幾則臨時自小心兢業敬慎無忽計慮周詳不萬全決不輕發識微識彰能柔能剛涉世用兵無不咸宜德性作用與血氣作用自是不同深淺從容與孟浪勇敢得失何啻天淵

臨事懼好謀成豈惟爲將之道當然爲君爲相及凡百有位以至士之立身行已莫不各有當臨之事當成之謀事無大小莫不當然故君而能然則萬幾理相而能然則百官治百執事能然則職業舉士能然則品端

富若可求人人皆富矣人不皆富非命而何即求之而得齊景千駟之馬何如夷齊西山之餓一則死之日民無得而稱一則民到於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君子終不舍此以慕彼況求無益於得又豈可隨俗馳逐徇人而喪己耶故學者第一要安命守義不可妄求

問夫子所好曰夫子之好秉彜之好也好民彜物則好性分懿德也是以好學好古敏以求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今人或好聲色

貨利或好詩酒博奕非不各有所好然好而不得其正流蕩忘返適足以自誤生平

樂亦在中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富貴本如浮雲况不義之富貴乎其爲心體之累終身之玷亦猶浮雲之障太虛掃而去之則萬里淸徹光風霽月其快無涯

古今人士本來皎潔之品其爲不義富貴所障者何限苟得一時遺臭千古淸夜捫心樂乎不樂乎當必有辨之者

子雅言詩書禮者原欲學者雅聞其說心繹神會以之理性情謹節文練政事而達諸用也吾人生乎千百世之後雖不獲親炙孔子側而聆其所雅言而其所雅言者未嘗不口誦而心維之以之理性情謹節文練政事而達諸用乎若徒假其言以爲富貴利達之資無惑乎莊生譏儒以詩禮發塚李卓吾目爲衣冠大盜也每一念及輒勝慚赧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此正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而異於常人處若常人亦能如是尚何聖人之不可

企及曰常人非全無發憤時當其發憤亦或忘食非全無所樂當其樂時亦能忘憂但聖人之憤憂全爲明道脩德道有未明德有未脩安得不憂安得不發憤道明德脩不容不樂樂則何憂之有置身世情緣於度外弃死生亦忘學至於忘憂忘死生則身與道爲一矣常人之發憤不過爲功名富貴而已未得則發憤以圖既得則意遂而樂憤樂繇異而所以憤樂則異能於所以處自奮自拔甚庶乎

夫子以行示範而門人惟言是求故自與其無隱之實以警之與天何言哉之意同所以迪及門以返躬尚行者至矣

師之於及門有言教有身教言教固所以教其行然不若身教之得於觀感者尤深夫子而後若曾子之於公明宣亦其次也公明宣及曾子之門見曾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說之而學見曾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說之而學見曾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說之而學故不言

之教不從耳入而從心受根於心斯見於行矣一問世有夫子之道德而後諸及門得以景行行止相觀而化有曾子之篤行而後公明宣得以奉爲楷模是則是效其如經師易遇人師難逢何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其所從游豈無彼善於此者乎有一善卽師其一善可也卽一無所逢而孔顏思孟周程張朱及薛陳王呂并先輩高賢眞儒之行實具在一室靜對目擊而道存莫非我師莫非無隱之教在亦之意而已

問不知而作作字曰作 動作也動於心爲思動於口爲言動於身爲行而知爲主知則淸明在躬理欲弗淆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行是謂動無不善不知則昏惑冥昧理欲莫辨心多妄思口多妄言身多妄行此之謂無知妄作

多聞善言多見善行精開見以爲知亦可以助我之鑑衡而動作不至於妄然去眞知則有間矣故曰知之次也知聞見擇識爲知之次則知眞知矣

眞知非從外來人所自具寂而能照感而遂通廓然

大公物來順應心思言動莫非天則未嘗自私用智雖作非作

夫所謂眞知非他卽吾心一念靈明是也天之所以與我與之以此也耳非此無以聞目非此無以見所聞所見非此無以擇無以識此實聞見擇識之主而司乎聞見擇識者也卽多聞多見擇之識之亦惟藉以致此非并僅以多聞多見擇之識之爲主也知此則知眞知眞則動不妄卽妄亦易覺所貴乎知者在知其不善之動而已此作聖之眞脉也

天之生人未嘗不與之以善人之受生未嘗不共有是善互鄉之人乃獨不善此非其生來如是亦習俗使然也顧天下無不可變之俗無不可化之人特患無機可乘耳以互鄉之童子而知慕夫子不顧流俗之非笑毅然請見可見秉彝好德之良原非習俗所得而泯卽此便是可乘之機迎其機而進之安知其不可與爲善也童子一善將來可以善一家善一鄉變化之漸安知其不基於此乎夫子之見程子以爲待物之弘余竊以爲成物之殷

也故君子之於惡俗當思轉移勿輕鄙棄

問君子坦蕩蕩曰能俯仰無愧便是坦蕩蕩能持敬謹獨方能俯仰無愧問持敬以謹其獨固致坦之要而獨之當謹者其詳亦可聞乎曰獨之當謹者非一而名利之念尤爲喫緊于病萬病咸從此起只不爲名牽不爲利役便俯仰無愧便坦蕩自得小人不爲名牽便爲利役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便是長戚戚

泰伯篇

泰伯遯身遐荒毀傷髮膚以絶太王王季之望讓國不居泯然無迹並讓之之名不屑此所以爲至德也今人有一善惟恐人不知淺亦甚矣諺云滿瓶不響宜其然乎

爲善不近名方是眞善否則縱善蓋天下可法可傳有爲之爲君子弗貴以其非眞也

或曰人只要力行好事一時雖不求人知天下後世終有知之者曰力行好事亦惟行其心之所安當

然而然耳後世之知與不知非所望也若謂天下後世終必知之而力行終是有爲而爲非當然而然也而身後之名果足以潤枯骨乎

泰伯惟行其心之所安是以不存形迹其後季札化之避位辭封安於延陵高風偉節儀表千古淵源遠矣

曾子臨終啓手足而知免由於平日之脩其身而無歉吾人平日多歉臨終將何以自免今日尚未免消沮閉藏於世上異日必不免抱悔含羞於地下

念及於斯曷勝踴躍

孝以保身爲本身體髮膚受于父母不敢毀傷故曾子啓手足以免於毀傷爲幸然修身乃所以保身手不舉非義足不蹈非禮循理盡道方是不毀傷之實平日戰兢恪守固是不毀傷即不幸而遇大難臨大節如伯奇孝己伯邑考申生死於孝關龍逄文天祥之身首異處比干剖心孫揆鋸身方孝孺鐵鉉景清黃子澄練子寧諸公寸寸磔裂死於忠亦是保身不毀傷若徒偷身而言不毀傷則孔

光胡廣蘇味道之模稜取容褚淵馮道及明末諸臣之臨難苟免亦可謂保身矣戲體辱親其爲毀傷孰大於是

保身全在修身而修身須是存心終日凛凛戰兢自持察之念慮之微驗之事爲之著慎而又慎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務全其天理之正如是則俯仰無怍生順而死安矣

曾子揭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詩以告及門此千古作聖之基也念念如此則念念皆天理

事事如此則事事皆天理一日如此則一日皆天
理終其身常常如此則終其身常常純乎天理矣
故存心不如此此則非所以慎獨臨事不如此則非
所以敬事涉世不如此則非所以涉世經世不如
此則非所以經世故絕大經綸出於絕小一心
心小則心存心存則不亂臨大事而不亂方足以任
大事臨生死而不亂方足以了生死
生之必有死猶晝之必有夜聖愚同然古今一揆只
要平日心事無歉便是臨終了死善者

一生戰戰兢兢此心常存不放到頭檢點平生超然無累而逝方是好結果好散場葢善始乃能善終善生乃能善死

吾人自今以前既往之縱逸放心蕩檢業已悔恨無及自今以後儘戰兢自持猶歲月有限來日無多若復悠忽縱逸臨終檢點平生雖欲少延時日痛自繩束砥礪何可得耶

顏子以能問不能若無若虛與物無競非其心同太虛安能如是在顏子實不自知而曾子以是稱之

則曾子所養可知矣今學者居恒動言人當以學顏子之所學試切已自反果若無若虛物我無間惟善是咨怡然不校乎否則其所養可知

有大學問大識力大氣骨方足以當大任應大變託孤而克副所託寄命而不負所寄逃禍亂而忠貞益著處末路而大義愈明若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後主是已荀息節固無虧然才弗勝任卒負所託霍光雖不負託而寡學鮮識大節爲妻所奪范質王溥同受周世祖顧命陳橋

之變臨難懼死以宰相而反北面黜檢高拱張居
正同受明穆宗顧命拱才疎識寡居正以計擠去
恃才擅權則又荀霍之罪人也
不逃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不遇重大關節無以別
操守居恒談節義論成敗人孰不能一遇小小利
害神移色沮貶其生平者多矣惟遺大投艱百折
不回既濟厥事又全所守非才品兼優之君子其
孰能之
心之與立身之卓德器之成由於詩禮樂今樂雖

士不肄習而詩與禮未嘗不家傳而戶誦與者並
者果有其人乎吾不得而知也夫古之肄詩原以
其善惡以淑心今則惟諷誦其章句講明先儒之
所發明以爲舉業之資而已古之肄禮原學其儀
節以律身今則惟裁取可爲利試題目以爲應試
之備而已是肄習之始便以弋名媒利爲事而欲
善心之興律身之卓何可得耶然則屏舉業不事
專心致志肄詩肄禮惟藉以淑心律身可乎曰亦
顧其人何如耳苟志在興善即以之興善志在律

身即以之律身終日肄詩肄禮與人同而所以肄詩肄禮與人異即其所肄而一一反之於心見之於行由是出而應制以其躬行心得之餘發之舉業方爲有本之舉業而善心之興律身之卓益以舉業而達諸用舉業即德業矣曰其肄之之方可得聞乎曰別無方肯實反之身心便是方仍於肄詩之餘擇先儒所吟有關於身心性命綱常名教痛快警切者每日午後精神倦散之時朗誦數首以鼓昏惰擇曲禮少儀之有切於日用之急及呂

新吾四禮翼佩服勿斁坐立言動整肅威儀朔望
則設先師及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所謂先哲之位
行禮時撫琴育養其性情其庶幾乎
大才忘才小才恃才恃則驕驕則吝
驕吝由於不知學蓋知學則知道理無窮恆若已無
一長知德業無盡恆若已無一善自然威儀收斂
雖遇庸劣亦謙和可掬汪汪有千頃之度不知學
則理道不明德器無成薄有技能輒沾沾自喜旁
若無人

謝上蔡別程子數年去得一矜字知學故進

學不志穀方是實學方為有志

實學道德自不志於功名實實為身心性命自不急汲

於富貴利達

今人初學之日便是志穀之日揣摸帖括刻意雕繪疲精竭神窮年累月無非為穀而然此外無志故此外無學夫惟此外無志是以脩己務實之儒世不多見以致脩己務實之業無人講求士趨日卑士風日壞病正坐此可勝歎哉

問列國之時邦域各別邂邦危固可以不入邦亂可以不居若在一統之世際危亂奈何曰小而郡縣大而省直亦邦也中間豈無彼善於此者乎故處蜀而羅熷李巨游之往禍足鑒避遯而獲免曾翊安之見幾可欽

有道則見必才足以有爲見庶不徒見無道則隱須斂彩韜光隱方是眞隱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尺璧非寶寸陰是惜作聖君子及時努力

爲身心性命而學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君子自強不息之心也爲富貴利達而學則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同行異情人品霄壤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所性不存故也

人若見得透時則知有天下原不足與天下尚然況區區尋常所有乎一或縈懷便爲心累夫惟淡忘斯胸次灑然道思過半矣

問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後世師濟盈廷而天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何也曰五人德爲天德才爲王

佐視天下猶一家萬物猶一體王事猶家事各勸其長同心共濟於上其所引用布於中外者莫非賢能舜又以聖明臨之故世登上理偕雍熙後世既無五人之德之才又多自私自利之心其所汲引賢者不用用者不賢舉措失宜人無勸懲故雖濟濟盈庭究竟無補於治間有彼善於此不過蓰瑧小休而已

學者居處食用儉約方好禹之無閒然處只是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功在萬世君臨天下者且然況

常人乎敢養德當自儉始
近代章楓山先生官至八座致仕在家僅小屋三間
蔬面待客後面自居蔬食粗衣人所不堪先生處
之裕如門人化之莫敢華侈

子罕篇

罕言利所以定學者之趨也蓋天下事出乎義便入乎利僅言義人猶趨利若言利流弊何所底止學者誠體夫子罕言之意於此處先要清楚惟正誼明道不謀利計功則立身方有本末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義之所在君子不言命仁固學人切務然求仁之工夫可言而仁之本體則不可以輕言二者日用之間惟盡其所當然而其所以然之實果力到功深夫固有不言而喻者矣

帝堯之大蕩蕩乎民無能名孔子之大博學而無所成名蓋至德難名故無名可名黨人惜其無所成名此正鄉人之識世俗之見烏足以知孔子乎余因是而竊有感焉夫學之所以爲學原盡其性分之當然職分之所不容已耳亦猶饑之於食當食而食非欲成食之之名而後食也寒之於衣當衣而衣非欲成衣之之名而後衣也自成名之說出而天下後世之人類多惟名是圖爲性分職分而學者百無一二爲博名成名而學者盡天下人而千

萬人而萬也於是學尋章摘句以科第成名學者學文以劉雅成名學多材多藝成名於天下學者書立言成名於後世地無南北人無窮達莫不各勉所學各圖成名而正以性分職務當務之急終其身反多茫然噫弊也久矣

問子絕四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物來順應猶鏡之照不迎不隨何意何必何固何我

聖人自然而然絕此賢人勉然而然毋此衆人則冥然惘然滯此一有所滯便爲心累昔人謂莫嚴心

病最難醫此正心病之難醫者也

四者之累咸本於意所謂意慮微起天地懸隔是也

意若不起三累自絕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聖人之所以爲聖蓋以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

欲之私非以其多材多藝而無所不能也若以無

所不能爲聖則古來無所不能者不少豈皆聖乎

夫子之聖固是天縱然天之生人人人有是心心心

具是理則亦未嘗不人人而縱之也顧人人縱之

而人人不能循理以全心是以聖益聖愚益愚矣

以聖爲絕德爲天縱斯謂自誣誣天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分明謂君子之爲君子原不在
多能心能循理即一無所能亦不害其爲君子否
則縱事事皆能究無當於君子
元人謂宋徽宗詩文字畫諸事皆能但不能爲君耳
今聰明人詩文字畫諸事皆能但不能爲人耳能
爲人則惟理是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
俯仰無愧不負乎爲人之實詩文字畫愈以人重
苟爲不然詩文字畫縱極其精妙亦不過爲詩人

文人工於蹄池而已

夫子自謂無知此正知識盡捐心同太虛處有叩斯竭如谷應聲未叩不先起念既竭依舊忘知雖曰誨人不倦總是物來順應

問空空如也先儒有作夫子說者有作鄙夫說者果孰是而孰非曰夫子空空亦何待言此則專就鄙夫說蓋匹夫惟其空空素無意見橫於胸中斯傾懷惟夫子之言是聽若先有所見必不向夫子問即問亦必自以與夫子所見不合必不能虛懷以

受曰若謂夫子亦空空鄙者以爲近禪何也曰言夫子空空而便疑其近禪則是鄙夫胸無意見而夫子反有意見多聞多識物而不化與後世書生之學富二酉胸記五車何異夫子惟其空空是以大而能化心同太虛後儒見不及此因釋氏談空遂諱言空并論語之明明言及於空者亦必曲爲誹解以避其嫌是釋能空其五蘊而儒不能空其所知釋能上達而儒僅下學也本以闢釋而反尊釋崇儒而反卑儒弗思甚矣夫空字之出於釋者

固可避而出於夫子之口者則不可避空若空幻眞空無相空無所空之說可闢而空空之說不可闢彼釋氏空其心而并空其理吾儒則空其心而未嘗空其理釋氏綱紀倫常一切皆空吾儒則綱紀倫常一切皆實得失判若霄壤豈可因噎廢食乎

吾人學無歸宿正坐不能空其所知比之鄙夫反多了一番知識反增了一番心障以致下不能如鄙夫是以上不能希往聖

問頓悟如顏子學夫子之道猶仰鑽瞻忽歎其高堅前後之難今學者既無顏子之頓悟而欲學夫子其難尤將何如耶曰謂顏子從夫子學道則可謂爲學夫子之道非惟不知道并不知顏子矣夫道爲人人當由之道存心盡性之謂也顏子存已心盡已性而由已所當由之道由之而初未得其方不是過便是不及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是以有高堅前後之疑若謂學夫子之道是舍已而學人乃後世徇迹摹倣者之所爲

即一學而成不高不堅不前不後亦與自已心性有何干涉而循循之誘則是夫子誘其博文約禮以學夫子他日顏子問仁夫子荅以爲仁由已而顏子之請事不待請事四勿惟直請事夫子便爲仁矣顏子幸親炙夫子得以學夫子而夫子之前未有夫子夫子之後再無夫子學者抑將學誰耶曰顏子非學夫子抑爲而依依夫子耶曰依依夫子正所以親承指點入道之方博文約禮是也

問博我以文說者以爲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歟曰

以博文爲知古今達事變則稍知讀書者皆可能顏子乃反見不及此必待夫子之誘而始知從事於此何以爲顏子夫博文而止於知古今通事變亦何關於身心性命之急乃欲罷不能博之約之而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耶然則所謂文者果何所指必何如而後爲博文爲約禮耶曰身心性命之道燦然見於語默動作人倫日用之常及先覺之所發明皆文也莫不有當然之則焉皆禮也從而潛心默會一一晰其當然之謂博隨所博而反躬

實踐之謂約博卽虞廷之惟精大學之格物約卽虞廷之惟一大學之誠正脩知行并進無非在身心性命上做工夫豈區區知古今達事變者所可同日而語耶

以博文約禮爲善誘此正顏子悟後之語亦猶餌所以誘魚非便以餌爲魚也知此則知性矣

顏子惟其知性是以藉博約工夫盡性分之當然進不能自已用力之久至於聰明才智俱無可用不覺恍然有會躍如在前實非畔援欣羨之私所可

擬議雖欲從之果何所從有從則有二矣有二便非道

陳白沙先生亦謂靜坐久之見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御勒水之有源委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今吾人爲學自書册之外多玩惕因循實未嘗鞭辟着裏趨才以進而欲其有所見難矣即或自謂有見亦無異漢武帝之見李夫人非邪耶妄

士患立身有瑕不是美玉果是美玉售與不售於玉何損求固成玷藏亦有心待價二字夫子特爲求者下鍼砭耳其實待亦無心有心以待固遠勝於衒玉求售然一有待心便非囂囂用舍安於所遇行藏一出無心斯善矣伊尹太公耕莘釣渭咸囂囂自得初曷嘗有心待賈而成湯西伯幷重賈以售其次若孔明之高卧隆中不求聞達康齋之身世兩忘惟道是資一則三顧躬邀一則行人敎迎王仲淹生乎漢晉聖道陵彝之後毅然以周孔自

任豈非一特之傑開世之玉乎乃詰闕自衒遂成大瑕其他隨時奔競之徒本不自玉本自無價故人亦不以玉待之多不言賈昔人謂周之士貴士自貴也秦之士賤士自賤也士亦奈何不自玉而甘自賤也哉

開逝者如斯夫曰達人觀化知無停機君子體道自强不息涵養省察有須臾之息便是心之不存心一不存則造化生機之在我者自我而息便與造化不相屬矣故必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

息有養瞬有存乾乾惕勵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方是不息方是與造化爲徒

逝者固無息心體亦無息蓋心之爲心本虛靈不昧昭著於視聽言動之間無晝無夜未嘗一時一刻而或息即深夜熟寐一呼便覺是寐者其身而本體之不昧不息者自若也知此則知心矣知心體之不息務戒懼謹獨存其所不息夫是之謂道體不息逝者如斯

謝上蔡以子見齊衰者冕者與瞽者過趨坐作無兩

心其純亦不已便是逝者如斯可謂知言學者須
無貴無賤無顯無微咸如此存心無或少忽始也
自强不息久則純亦不已

末如之何悼之也惜之也非絶之也夫法語巽語所
以陳善納誨委曲化導之者至矣若悅而知繹從
而知改斯身脩而德立何患不及古人其如不繹
不改何自棄自暴雖聖人亦且奈何哉聖人此言
固有感而然其實一部論語正言處皆是法語婉
導處皆是巽語即六經學庸孟子先儒語錄千言

萬說莫非法語巽語讀之者非全無所悅然果繹之於心而見之於行乎果力改舊習維新是圖乎否則長爲棄人負聖賢立言之苦心其可悼爲何如耶

匹夫有志匹夫而豪傑也臨境不奪豪傑而聖賢矣人惟無志故隨俗浮沉若眞實有志自中立不移至意既定九死靡移如水必東百折不回此之謂乾坤正氣人中鐵漢凛烈一時彪炳千載

立志須做天下第一等事爲天下第一等人志不如

此便是無志志遜於此便不成志
如何是天下第一等事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
命爲往古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如何是天下第
一等人曰能如此便是第一等人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方是不奪
志於道德者潛心性命惟期道明德立功名不足以
奪其志志於功名者究心經濟惟期功成名就富
貴不足以奪其志若志在貪圖富貴刻心雕鑱競
意進取輒自以爲有志人亦以有志目之及所圖

既遂便以爲有志者事竟成其實止成得一個患得患失之鄙夫耳烏覩所謂志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境臨即奪安往不可故學莫先於辨志亦惟辨之於三者之間而已

問歲寒然後知松栢固矣當其未寒時亦可以先知其爲松栢乎曰居鄉不苟同流俗立朝則淸正不阿亭亭物表者是也知而重之培之可賴其用若必待歲寒然後知之亦惟知其不彫之節而已不究於用雖知何益

士窮然後見節義國亂然後顯忠臣在士與臣則得

矣其如世道何

漢唐宋明之末非無松栢正人在野則逸遺而不知

收用致其老於窮途在朝則建白不採多所擯斥

及値變故徒成就了忠臣義士之節至此雖知棄

也義〔其〕也忠亦已晩矣嗟何及矣故士而以節義

見臣而以忠烈顯非有國者之幸也與言及此於

焉三歎

問權曰且先學立能立而後可以言權也問立曰道

明而後能立然必平日學無他岐惟道是適務使心之所存念之所發一言一動必合乎道造次顛沛不變所守如也勉強久則自然富貴貧賤一視生死患難如常便是立學至於能立斯意定理明而可與權矣葢天下有一定不易之理而無一定不易之事惟意定理明之人始能就事審幾惟理是從孟子謂權然後知輕重夫輕重靡定從而權之則必有極重者吾從其極重者之謂權是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易傳序謂隨時變易以從道

中庸謂君子而時中皆能權之謂也則權非義精仁熟者不能彼藉口識時達變而行權者皆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喪心失身莫此爲甚可惜也夫可戒也夫

求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夭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我者此心是也心果遠乎心本不遠而自以爲遠者舍心而言道道在邇而求諸遠故也試反而思之卽此一思便是心在心一在而身有主視明聽聰足重手恭施於四

體四體不言而喻自備萬善自絕百非

問思固聖功之基顧太思又易憧憧未免朋從爾思

曰思其所當思。思是惺惺。思其所不當思。思便憧憧。惺惺與憧憧。慎與不慎之間而已。故學須慎思

然身既有主則百體從令亦何憧憧之有

鄉黨篇

居鄉須温恭享謹勿立崖岸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此便是居鄉的樣子

孔子居鄉猶舜之居深山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居鄉如此纔是善居鄉若言動稍異於人便不近人情人思遠之矣

不善居鄉是不善立身不善立身便是不能脩身

居鄉而或以賢知先人或以門閥先人或以富貴先人或以族大先人或以事業聞望先人或以學問

文章先人有一於斯其人可知

聖如孔子居鄉恭謹固無論矣下此如漢之張湛官至太守歸鄉必望里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當盡禮豈爲自輕哉明太宰滋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或曰公官居八座年逾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謂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公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徒行未嘗乘轎

侄朴庵章侍郎及竹簡潘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松江張兆熊公與兆鼇公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間隔數十武兩公歲時入城祝釐則皆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櫛工之稱也兩公與朱爲老鄰即賤必肅章服拜之櫛工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送之而出此皆居鄉而不以名位先人者也

居鄉豈惟事事不可先人平日尤當曲盡處鄉之道蓋既廬舍相比須情誼相關聯絡則休戚與同渙

散則緩急無恃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天下即鄉里之積也全要養得此太和元氣在閭巷阡陌之間纔是人情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纔是處鄉有道若僅恭默自持無補於鄉不是鄉愿便是獨善此又不可不知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蓋在家望君之所在而朝非趨朝而朝也夫君親一也遇朔望亦宜肅衣冠以拜親

瓜勿作必是以瓜致祭亦所以獻新也子孫之於祖父凡遇時節新物皆當然此特其一耳

席不正不坐今人亦有遇不正之席而務之正者使

正心若正席斯善矣

傷人乎不問馬蓋倉卒之間以人爲急偶未遑問馬耳非眞賤畜置馬於度外以爲不足恤而不問也畜固賤物然亦有性命聖人仁民愛物無所不至見一物之摧傷猶惻然傷戚况馬乎必不然也學者愼勿泥貴人賤畜之句遂輕視物命而不慈夫物必物物咸慈而後心無不仁庶不輕傷物命

時哉時哉即經所謂鳥獸咸若也子路一共遂三嗅

而作鳥固知幾緣人機動人無機心鳥則自若可見人心一動斯邪正誠僞終難自掩鳥微物且然况人至愚而神乎物猶不可欺人豈可欺乎是故君子慎動動而無妄可以孚人物感幽明一以貫之矣

論語二十篇其十九篇記聖人之言此篇則記其行也行狀之妙莫妙於此先儒謂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只是精神命脈未曾畫得出夫精神命脈在內不可得而見豈可得而畫耶然精神命脈固不可

得而見見其進退周旋動靜語默亦可因而知其
精神命脉矣蓋有諸內自形諸外觀其外便可以
知其內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水惟有本故溥博時
出聖惟有本故肆應曲當

問本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
其本也此即所謂精神命脉也善學聖人者就精
神命脉大本之所在而深體之果粹白洞豁胸無
纖塵自誠中形外經曲咸宜若徙景行盛德之著
於外者而襲其迹即一一畢肖亦優孟之學孫叔

敖耳